

耕林精选大奖小说
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

杰米的魔术

[美] 卡罗琳·库曼/著 孙淇/译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耕林精选大奖小说

杰米的魔术

[美] 卡罗琳·库曼/著 孙洪/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杰米的魔术 / (美) 库曼著; 孙淇译. —杭州: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7
(耕林精选大奖小说)
ISBN 978-7-5342-6537-2

I. ①杰… II. ①库… ②孙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中
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 712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96589号

What Jamie Saw by Carolyn Coman

Text copyright © by Carolyn Coman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1 by King-in Culture (Beijing) Co., Ltd. by arrangement with
Boyd's Mills Press, Inc.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, Woodbury, Minnesota USA.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耕林文化(北京)有限公司取得,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杰米的魔术 [美] 卡罗琳·库曼/著 孙淇/译

策划监制: 敖 德

责任编辑: 龚小萍

特约编辑: 森 林 王 芳

责任印制: 吕 鑫

出版发行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40号 www.ses.zjcb.com)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2.25 插页: 2

字 数: 33000

印 数: 1-18000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537-2

定 价: 7.00元

读者服务部: 010-59427960 genglin@genglin.net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杰米的魔术

耕林精选大奖小说

杰米的魔术

[美] 卡罗琳·库曼/著 孙洪/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杰米的魔术 / (美) 库曼著; 孙淇译. —杭州: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7
(耕林精选大奖小说)
ISBN 978-7-5342-6537-2

I. ①杰… II. ①库… ②孙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中
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 712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96589号

What Jamie Saw by Carolyn Coman

Text copyright © by Carolyn Coman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1 by King-in Culture (Beijing) Co., Ltd. by arrangement with
Boyd's Mills Press, Inc.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, Woodbury, Minnesota USA.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耕林文化(北京)有限公司取得,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杰米的魔术 [美] 卡罗琳·库曼/著 孙淇/译

策划监制: 敖 德

责任编辑: 龚小萍

特约编辑: 森 林 王 芳

责任印制: 吕 鑫

出版发行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40号 www.ses.zjcb.com)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2.25 插页: 2

字 数: 33000

印 数: 1-18000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537-2

定 价: 7.00元

读者服务部: 010-59427960 genglin@genglin.net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1

当杰米看见他扔飞婴孩儿，看见范安扔飞小不点儿婴孩儿，看见范安扔飞了他的妹妹妮恩，当杰米看见范安把他的小不点儿妹妹妮恩用力扔出去时，他们便搬走了。那会儿正是深夜——或许是凌晨？反正就是根本分不清黑夜还是黎明的那个时刻，杰米跟妈妈带着妮恩，离开了范安的房子，离开了他们和范安一起生活的家——开车去厄尔的公寓，厄尔的公寓在新罕布什尔的戴哥特砾石街上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便住进了拖车里。

看见范安扔飞婴孩儿的前一秒，杰米还在他的小床上沉沉睡着，他和同母异父妹妹妮恩一起分享这间小卧房。妮恩哭啊哭啊哭个不停——她是个特别爱哭的小孩儿——她的哭声一直穿透了他的梦。梦中，这哭声变成了汽笛或警报。学校在做消防训练吗？杰米看见自己正在三年级的教室里，他的老师黛丝罗彻丝夫人也在。他在教室里跑来跑去，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己应该规规矩矩地走，而不是跑。他想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。

突然，他醒了，不是被哭声，而是被另一种声音惊

醒了——是什么声音？——有什么东西让他从床上惊坐起来，他支着胳膊肘，睁大眼睛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范安冲到婴儿床旁，抓起妮恩，把她扔了出去。妮恩“嗖”的一声朝卧室外飞去，宛若一支离弦的箭、一颗子弹、一枚炮弹、一颗流星、一个足球，不不，她不像杰米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。

然后，比杰米见过的任何东西更快，快得根本看不见开始和过程。杰米看见妈妈一把抓住了她，抓住了他的小不点儿妹妹妮恩——唻溜，婴孩儿落进了她的手臂里。妈妈突然从漆黑的走廊跳进明亮的卧室，她举起双臂，仿佛她等待那个时刻已经等了一辈子。在丝毫不差的位置上，在准确无误的时间里，她举起双臂，抓住了正朝外飞去的婴孩儿。

随后，一切都陷入了死寂。杰米记得很清楚：先是死寂，接着是心脏的打鼓声，然后是妮恩迟来的哭号和妈妈的喊叫：“哦，我的天哪。”最后，他听见妈妈在叫他：“杰米，马上过来，从床上起来，走到妈妈这儿来。对，从你的床上爬起来，到这儿来，不会有事的，到这儿来。”

她不停地叫着杰米，仿佛在唱着摇篮曲。可是杰米仍然呆呆地拄着胳膊肘，睁大眼睛看着，全身都僵硬了。“没事的，宝贝儿。”他听见妈妈在不住地叫他，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逃进杰米梦中的妮恩的哭声，“现在没事了，杰米宝贝儿，快过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”

可是杰米除了眼睛，哪儿也动不了，所以他就拿眼睛去看范安。范安正站在妮恩的小床旁，他垂着头，全身都向下垂着：他的肩膀垂挂下来，他的胳膊从肩膀上垂下来，他的大手又从胳膊上垂下来。他枯竭了，变成了一个发不出一点儿声音、连一滴水也挤不出来的大澡盆。

“过来，宝贝儿，到这儿来，从床上爬下来，到妈妈这儿来，没人能伤害你。”

范安已经完了，并不打算伤害任何人，他垂头站着。杰米挪开眼睛，看着妈妈。她正紧紧地抱着妮恩，她的每个字都说得那么缓慢、从容、有力：“过来，杰米，宝贝儿。”

杰米推开被子，他的双腿木木的，他使劲儿地挪动它们。他蹭下床，两脚挨到了地板，他坐在了床边，又去看范安。范安仍然垂头站着，完全枯萎了。然后，杰米跳下床，仿佛也被范安扔出去一般射过房间，径直射向妈妈。他扑进妈妈的怀里，双臂箍住了她的腰。她伸出一只手，搂着他的后背。妮恩的小脚丫就悬在他的头顶，踢蹬着。然后，母子三人，紧紧搂成一团，拖拖沓沓地后退出门槛，走进走廊。

妈妈转身松开杰米紧搂的双臂，弯下腰，靠近他的脸颊，用快而轻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杰米，没事了，我们现在没事了。只要按着妈妈说的去做就行了。我们到车上去，只按我说的去做。”

她拉着他穿过走廊，迈出前门，踏上水泥台阶。冬天冰冷的寒气裹住他们。杰米用光脚板踩到水泥地面时浑身一颤，他能感觉出混在水泥里的卵石粒。

在这个不知是深夜还是黎明的时刻里，穿着睡袍站在外面，让人感到怪异而神秘。与其说是害怕，不如说是震惊，因为最可怕的一幕已经在房子里演完了。还没等杰米缓过神来，范安就已经泄气了，他的头无力地垂了下去，而妈妈却突然抓住了婴儿。一切的一切，连同这寒冷的夜晚，都让杰米感到惊愕而难忘。

妈妈急急地下了台阶，穿过冻得硬硬的、没有一点儿雪的草坪。她怀里紧紧抱着妮恩，手里拉着杰米，走到那辆锈迹斑斑的老别克车前。她放下杰米的手，使劲儿拉开车门，对杰米说：“进去，坐在里面等着，别动。”

杰米爬进后座，蹭到窗边。妈妈绕到另一边，打开车门，用安全带把妮恩系在车座里。“我马上回来。”她说，“听见了吗？”杰米点了点头。

然后她“砰”的一声关上车门，剩下杰米和妮恩孤独地坐在黑暗里。他的脚冻僵了，浑身颤抖着。杰米向前俯身看了看妮恩，妮恩看起来没什么不妥，她一点儿也没受伤，根本不像刚刚飞过的样子。

杰米转过身，看着妈妈踏上明亮的台阶，穿过前门，走进了房子。他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呼吸，直到妈妈重新出现的时候。她怀里抱了满满一堆

毯子和枕头，穿过草坪，打开杰米旁边的车门，把毯子和枕头塞进来。

杰米感到浑身上下被包裹起来——好像自己是一个极易被碰碎的东西，妈妈正急切又小心地把他保护起来。她在他的脚下塞了一条羊毛毯，毯子温暖着他的脚掌，一股热流渐渐在血液中流动开去。“我马上回来。”她说又关上了车门。

杰米看着她重新走进房子。他想象她穿过走廊，走到放被单、毯子和冬装的壁橱前。她抱了一大抱，几乎动不了，可还是磕磕绊绊向前走着。

同一时间，杰米还看见了范安（在他的想象里），范安正一动不动地站在婴儿床旁。这样的想象让杰米觉得，仿佛是一只眼睛大大地睁着，而另一只眼睛却使劲儿闭着。杰米费劲儿地盯着范安，范安这时悄悄动起来——杰米想象他抬起了一只手，但是那只手却停在了婴儿床的围栏上，原来他只是为了支撑住自己的身体。他不会伤害任何人，他已经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完了。

妈妈又孤零零地出现在门口，这次她抱了一大堆衣服，指缝间还夹着靴子。她把这些通通放进后备箱里，然后敲了敲杰米旁边的窗户，就又走进了房子。

杰米又一次屏住呼吸等待着。

妈妈走出来，她使劲儿抓着一只大枕套的口儿。杰米看见自己的棒球棒从里面支了出来，原来妈妈收集了一

大袋子的玩具。尽管妈妈深夜站在范安家的门口，尽管范安扔飞了婴儿，尽管杰米九岁了还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，但是当他看见母亲抱着一大口袋玩具走出来时，他满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圣诞老人。

2

“我的魔术书拿来了吗？”杰米坐在车后座，正昏昏欲睡。母亲发动汽车，义无反顾地向后倒去，“咣当”一声巨响一直震到了杰米的骨头里。汽车倒出车道，向前开去。这会儿杰米终于暖和起来了，他被妈妈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车里的暖风也散出了热气。所以车还没开出多远，瞌睡便纠缠着梦境，悄无声息地袭来了，突然，带着急迫的语气，杰米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“我的魔术书拿来了吗？”

“拿来了。”母亲立刻答道，“就在那个包里。”她的话瞬间便止住了杰米狂乱的心跳。她在包里放了魔术书和变戏法的纸牌；她抓住了婴孩儿；现在他们又走在了去厄尔家的路上——他们通通坐进汽车后，妈妈是这样说的——然后杰米再一次飘进了梦乡。

他一定是睡着了，不然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开到了砾石街，快得仿佛厄尔家就住在范安家隔壁一样。厄尔家U形车道上的石子儿在车轮下发出辘辘的嘈杂声，杰米再次醒过来——黑夜似乎变得十分漫长，他睡过去，又醒过来，再睡过去——直到他听见妈妈说：“但愿他没跟别人

同住。”妮恩还在睡着。妈妈把她从车座上抱起来，走上厄尔家的台阶，她也没有醒。这下好了，杰米心想，再不会有人阻止她哭叫了，再不会有人对她发脾气抱怨了。

杰米抱着一个枕头，妈妈抱着妮恩和毯子，手里抓着她的钱包。她在厄尔家门上“砰砰砰”敲了几下，然后他们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敲了几下，他们听见里面有瑟瑟的声音朝门边响过来。

杰米想，谁会来打开门呢？当然是厄尔，他知道。他知道厄尔正朝门口走过来。他知道那准是厄尔。可问题是，厄尔又是谁呢？杰米常常痴想，或者说是希望，厄尔就是自己的爸爸。但妈妈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他，他不是，厄尔不是杰米的爸爸。厄尔是她最最要好的朋友——从他们还是光屁股小娃娃时就认识了——可是，不管怎样，他很多时候都觉得这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喜欢厄尔，他喜欢把厄尔当成爸爸。偶尔他也把厄尔当做妈妈的兄弟，把厄尔变成自己的舅舅，这想法也不错。不过，大多数时间，厄尔就是厄尔。

门开了：厄尔站在门口，刚刚从床上爬起来，头发乱糟糟地翘着，穿着蓝色牛仔裤，拉链倒是拉上了，裤口的扣子却没来得及扣好，也没有穿衬衫。“什么事？”他一边开门一边问，“什么事？”当他看清是佩蒂时，正要冲口而出的另一句“什么事”被惊得咽了回去。

“没事没事。”佩蒂赶忙举起手说道，仿佛她正在阻

止车辆通行，“我们就是来看看。”虽然杰米认为不需要太多解释，但总得对厄尔说点什么吧，况且他什么都没问，就让他们进来了。“我煮点咖啡。”他说。佩蒂点了点头说：“先让我把孩子们安顿一下。”

看起来天要亮了，已经不像刚才那么黑了。杰米拿不准该不该再去睡觉。新的一天不是已经开始了吗？他们不是已经到了厄尔家吗？他不要在厄尔家睡觉。他要坐在那把大椅子上看电视、喝可乐、吃奶酪饼干；要不干脆跟厄尔到外面去，当厄尔在卡车上或者货车上工作或修理轮胎时， he 可以把工具递给他；他还可以在厨房桌子上练习他的魔术。反正他不要在厄尔家睡觉。

尽管厄尔这间小小的客厅正对着厨房，但妈妈还是毫不犹豫地朝那张折叠沙发走过去。她小心翼翼地把妮恩放到“拉兹男孩”椅子上，然后拿掉沙发垫子，用力拉出下面的床垫。沙发发出吱吱的尖叫声，床垫非常小，看起来得蜷着身子才能躺下。可是妈妈还是把它压平，从杰米手里接过枕头，扔到上面，又把她抱进来的毯子扔了上去。她朝杰米点点头，招呼他过去。“躺上来睡吧。”她的语气听起来总是比事情本身简单得多。她从椅子上抱起妮恩，把她放在沙发床上，又对杰米说：“过来吧。”杰米蜷缩着躺到床垫上，心里有些失望，虽然他是那么疲倦，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做。妮恩还在睡着，根本没有醒。

从躺着的地方，杰米能看见厨房。他看见厄尔正站

在炉旁煮咖啡，看见他把咖啡倒进一个脏兮兮的蓝瓷杯里。妈妈坐在桌旁，杰米闻着咖啡的香味，瞪眼看着桌子腿，还有妈妈的腿——她管自己的两条腿叫牙签，因为她觉得它们实在是太细了。他看见她的香烟圈儿盘旋着一点点拉长，悠然上升，仿佛是垂在灯下的一条白线。杰米想，最好闭上眼睛听他们谈话，他能做到，绝不会睡过去。他喜欢听他们低低的谈话声，喜欢闭着眼睛听，闻着熟悉的咖啡味儿和香烟味儿。圣诞节的感觉再次涌来——虽然是这样的时刻，在这样陌生的地方，跟大人们在一起，而且还昏昏欲睡，但即使那念头一闪而过，也会使一切变得不同。他想起那袋玩具，想起妈妈拿来了他的魔术书。

当他醒来时，看见妈妈正挨着他躺在床上，阳光照进房间里。妈妈和衣而卧——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，只是脱掉了靴子。他支起胳膊肘看看她醒没醒，她立刻条件反射地坐起来，喘了一口气，俯下身开始检查妮恩。她已经把小婴孩儿挪到床边的一堆毯子上去了。妈妈扑到那堆毯子上，那副急切的样子仿佛担心她不见或死了。她把手伸到婴孩儿的身子底下，放心地向后靠了靠，转脸看见杰米的眼睛，轻轻说道：“嗨，醒了。”

“嗨。”杰米答道，他的声音干哑，睡意未消。她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拉到身边。

“厄尔在哪儿？”杰米问，看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。

“去工作了，我想。”她答道，“真不敢相信妮恩一直

睡到现在。”

杰米可不觉得有什么奇怪，他相信她应该一直睡下去才对。想想吧，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夜晚呀！被人家扔到了半空中，谁能不累，不在毯子堆里呼呼大睡呢？妈妈还在察看她是否正常，但杰米知道，小姑娘一点儿问题都没有。

“今天不上学吗？”杰米问，他从妈妈身旁滚到床边。

“这个嘛，”她伸手从沙发上取来她的香烟和打火机，“今天是你和我两个人的休息日。”她按了几下打火机，把香烟点着，吸了一口。“杰米和佩蒂的美妙休息日。”她说着喷出一个烟圈。

杰米非常喜欢三年级和他的老师黛丝罗彻丝夫人。所以这样一个休息日可不像一年前那样，让他欢喜得仿佛得了个特赦。一年前的老师是吉姆波夫人，那时的一切既无聊又折磨人，他知道得最多的就是自己是个笨蛋。而这会儿，妈妈的话让他稍稍吃了一惊，并没有为这个休息日欢天喜地。确切说，他其实很难接受。

杰米走进厄尔脏兮兮的浴室，探头向里看了看。妈妈仍然躺在床上抽烟，妮恩还在沉沉地睡着。杰米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。“我的衣服在哪儿？”他问。佩蒂指了指堆在门口的一堆东西，是厄尔从他们的车里拿出来的。